

壹、前言

教育一直被認為是減少不平等的關鍵，也被認為是弱勢團體（如女性、少數族群）翻轉劣勢的成功途徑（Bobbitt-Zeher, 2007）。且隨著工業化進展到資本與技術密集的階段，世界各國都為增強其國家的競爭力，而積極擴張高等教育。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歷程，更反映了經濟、社會、政治等多元環境的變遷和需求。自1985年臺灣核准開放新設私立學校後，從1986~2008年間臺灣高等教育的機構數目急速增加，大學院校數量從1985年的105所，到1997年已達139所，至2007年最多更高達164所。過去高等教育擴張不僅被認為是對於臺灣高度經濟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也曾被學者與技術專家認為是一個成功的案例（Tsai, 1998）。

過去的20年，許多社會科學家關注中等教育之後的教育與社會經濟不平等之間的連結（Gerber & Cheung., 2008）。從巨觀面向看來，教育是高度階層分化的系統（楊瑩，1994；蔡淑玲，2004）。高等教育不僅在垂直面向形成階層化，亦在水平面向形構成具有階層分隔的分殊化結構。教育的垂直面向是指涉所接受教育的數量或程度（例如教育年數或者最高學歷）；教育水平面向則是指所接受教育的品質或類型（Charles & Bradley, 2002）。儘管有關教育擴張和教育階層化的理論和研究發現已經相當成熟與豐富（Shavit, Arum, & Gamoran, 2007; Shavit & Müller, 1998），但過去的研究多著重在垂直面向的教育階層化，或聚焦在教育機會不平等的議題上（蔡淑玲，2004；DiPrete & Eirich, 2006; Kerckhoff & Glennie, 1999; Lucas, 2001）。針對教育擴張對於職業成就地位的階層研究，已有一些開創性的探討（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6；章英華、黃毅志，2007；黃毅志，2001；Liu & Sakamoto, 2002; Tsai & Shavit, 2007）。然而，在高等教育快速擴張之際，觀照到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所產生的水平面向分化對於就業不平等的影響效果之研究，則相對缺乏。

Gerber和Cheung（2008）認為，教育水平面向的階層化與性別在勞力市場、教育的階層化位置有關，主張教育水平面向的階層化（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觀點與研究需要被強調與提出。換言之，性別在教育水平面向的差別位置，會連結到勞力市場的階層化位置。本文認為Gerber和Cheung提出的“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雖可直譯為水平面向的階層化，但由於他們也認為其意義趨近“horizontal differentiation”，故以下將另採取「水平分殊化」來加以說明。教育面向的水平分殊化，主要包括學校類型的區隔以及主修領域（the fields of study）的分化。最主要的討論核心在於公私立學校、學術與技職分流以及性別化科系（gender dominance of the majors）的效果。臺灣既有的研究，在學術與技職分流對於勞力市場職業成就的探討上，已有相當累積（章英華、黃毅志，2007；Tsai, 1998）。而對於公私立學校的差異也有許多作品，然多較關注在中等教育的公私立學校性質，較少分析高等教育機構的公私立特性。尤其缺乏大學主修領域的性別分化對於勞力市場職業成就影響之探討。

據此，本文旨在探討高等教育擴張對勞力市場的初職社經地位的影響，首先著重比較高等教育擴張前後，高等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效應；其次，描述高等教育擴張前後，高等教育水平分殊化的特性與性別所蘊含的意義；再者，進一步探討性別化科系對初職社經地位取得的影響。

貳、文獻回顧

長期以來，社會科學者、社會運動者與政策決策相關人員高度關注不平等（inequality）的議題。從理論的層次來說，廣義上可以從資本形式（例如人力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作為理解個人生命機會與社會地位取得的主要概念（Lin, 2000）；許多學者更從人力資本的教育累積觀點來解釋男女的不平等（包括收入或社經地位差距）。這類觀點認為女性因為家庭責任，會投資較少的教育以及累積較少的勞動職場經驗，因此會減少女性在勞